

教育变革中的教师发展

——迈克尔·富兰教师教育思想述评*

王 立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系, 上海 200062)

摘 要 加拿大著名教育家迈克尔·富兰对教育变革中的教师发展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提出教师是教育变革和社会进步的动力、教师发展的目标是学习型的个人、教师发展的途径是学习等重要观点, 这些观点对于我国教育改革中的教师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 教育变革; 教师发展; 动力; 学习; 启示

中图分类号 G645 **文献标识码** A

The Teachers' Development in Educational Reform

——Commentary on Fullan Michael's Educational Reform Ideas

WANG Li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Fullan Michael, the Canadian famous educator, systematically states the teachers' development in educational reform, puts forward the important opinions that teachers are the motivation of educational reform and social progress, the aim of teachers' development is learning individual, the way of teachers' development is learning, etc. These opinions have important revelation to teachers' development in China's educational reform.

Key words: educational reform; teachers' development; motivation; learning; revelation

加拿大学者迈克尔·富兰是世界知名的教育变革研究专家。国内有很多学者曾著文对其教育变革思想中的变革的复杂性、变革中的学校领导等领域进行过系统的研究, 但很少有学者专门对其教育变革中的关键因素——教师——进行过系统的研究。本研究尝试对其变革中的教师教育思想进行初步阐述。

一、教师是教育变革和社会进步的动力

当我们面向 21 世纪的时候, 就越来越希望它的公民在他们的一生中, 在一个充满活力、多元文化的全球变革的背景下能够独立地和相互协调地、积极主动地对待变革。换个说法, 对待变革的能力, 在每一次冲突中尽可能多地学习是

* 收稿日期 2011-06-20
作者简介 王立 (1983-) 男, 河南泌阳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外国高等教育史与比较高等教育研究。

21世纪需要的一般的能力。^{[1]159}这种能力从何而来?机构通过个人的学习而学习,“如果没有学习型的社会就不可能有一个学习型的社会;而如果没有学习型的教师,你们就不可能有学习型的教师。”^{[1]162}学习的关键是教师,教师对待变革和从变革中学习的能力以及帮助学生从变革中学习,对社会的未来的发展将是很重要的。在社会的所有机构中,教育是唯一具有潜力的从根本上有可能达到这一目标的机构。^{[1]10}教育具有道德上的目标,“这就是不论学生背景如何,要使他们的一生有变化,并在充满活力且日趋复杂的社会中有助于造就出能够生存和有工作成果的公民”^{[1]19}。教师从事的就是这样一种职业,“他们在从事改善的工作,而在一个永远变化的世界作出改善,就是在不断前进的前提下与变革的力量作斗争并控制它”。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富兰将教师作为教育变革和社会进步的动力绝不是一句大话。由于学习是变革的基础和未来社会的一般能力,因而教师的教学无所不在。教师从事的是一种最“合乎自然规律”的具有目标和远见的职业。^{[1]20}

二、教师发展的目标——学习型个人

教学这种道义上的职业,承载了如此多的期望,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呢?富兰明确提出“教学这门专业必须转变成为一种更好的学习型专业——这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教师个人自身的要求,也是实践工作顺利开展的必然途径。”^{[2]228}他强调为了更好地开展教学以及与教学相关的工作,无论是现在的教师还是未来的教师,都必须进行更多的学习。^[3]由此,他将教师发展的目标定义为学习型的个人。

作为学习型个人的教师,至少有7项互相关联的新工作需要做。第一,未来的教师是将做出道德目标的承诺,并将其提高到理念的高度——使学生的一生发生变化:更加卓越、更积极、更显而易见、更多地提出问题。第二,教师必须大量地增加教育学方面的专业知识,继续加强包括道德目标以及更微妙复杂的教学知识在内的个人的认识。其中专业领域的知识、教育政策的知识

和学科领域的知识是教师必须具备的,是证明教师的能力和效率的关键。这些知识赋予教师力量,使他们信心十足、热情洋溢地从事他们的职业。第三,教师必须认识到在学校范围的道德目标与较大的教育政策问题和社会发展之间是有联系的。第四,教师必须与其他教师、管理人员、家长和商业代理人、社区代理人进行有效的工作,必须高度互动和协作,避免出现同事间的摩擦和损耗。第五,教师将在新的结构条件下工作。这种结构把教师组成小队,提供共同作计划的时间,与家长和社区建立起联系,参与到更大的学习网络中去。第六,教师必须逐步形成不断探索和学习的习惯与技能,经常在自己的圈子内外寻求新的思想。第七,教师在变革过程中必须深入到同行中,深入到变革过程复杂多变的各种事务中。^{[1]97-99}

三、教师发展的途径——学习

学习的关键是教师,他们必须把连续的内心的和外在的学习结合起来。^{[1]158}这是他们发展的有效途径。内心的学习是把个人内心搞清楚,外在的学习指与别人协作。内心的学习和外在的学习要一同进行,不过他们是可以分开的。

(一) 内心的学习

富兰认为教师的发展首先是自我的发展,变革的过程首先从内心开始。自问一下“我个人努力有什么意义?”这是一个好的起点。我们不会从虚无中创造某种东西,“创造一种愿景可以促使我们赞成理想的未来”。“它促使我们离开暗室,带着对我们自己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怀疑走了出来。”^{[1]20}在教学中,个人的愿景往往是含蓄的、内在的、被压抑的。培育愿景意味着检查再检查,使教师认清什么才是重要的,明白自己为什么去教学。这对于唤醒教师内心的工作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和自觉地参与到教育改革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个人愿景的形成和确定不是一个静止的现象,它必须由信息、主意、困难的环境和发生在教师周围的争论所支持,需要教师持续不断地探索。探索意味着将继续学习标准、习惯和技巧加以内化。个人的愿景和探索,

包含着同时表达和扩展看待事物的能力。变革的发生源自于这种动态的张力。^{[1]23}控制的能力是另外一个关键的成分,新的思维方式产生于新的控制。斯克赞米海伊说“人们,他们学会控制内心的经历,他们将能够决定他们的生活的质量。”^{[1]162}内心的学习告诉教师要学会独立思考和工作,学会自我管理与控制,调整心态,以应对复杂社会的竞争并在其中成长。在教师内心的学习中,富兰尤其强调了孤独的力量,认为学习、思考、革新和保持与自己内心世界的接触都是由孤独所促成的,孤独是个人愿景和创造力的源泉,而新的个人愿景是成功的革新的核心。

(二) 外在的学习

富兰认为外在的学习是关于联系的问题,外在的学习将个人的内心和周围工作的人们联系起来以及和工作之外的家庭与社会关系联系起来。^{[1]165}在另一部书中,富兰精辟地指出“一个人的孤立就是另外一个人的隔绝;一个人的合作就是另外一个人的集体思维。”^{[2]141}“教师是一个学习共同体,这种隐喻强调了教师需要在合作中成长。教师共同体的知识共享主要通过协作活动来实现,进而促进教师集体的专业成长。”^{[2]10}因此,在这里富兰所谓的外在的学习主要指教师与周围相关机构和人士的高度互动与协作。

协作对于教师的发展非常重要,如果不与其他人交往,教师所能学到的知识很有限。当教师之间合作和交往的机会增多时,他们通过互动形成共同的愿景,可以在分享教学资源 and 畅谈思想中扩大视野,在交流教学经验和反思教学实践中获得专业满足感,改进教学手段,并且有可能在学习共同体中产生一种关于学生发展的集体责任感。教师协作的方式分为小范围的协作和大范围的协作。小范围的协作包括形成良师益友的关系、群体关系和团队建设等的态度和能力。大范围的协作包括在机构中的工作能力,这种能力形成机构间的伙伴关系,如学区、大学和学校共同体、企业机构联盟以及全球性的与不同文化间的个人与组织的关系。^{[1]25}简言之,协作是教师有效地学习方式。如果教师没有协作的技巧与协作关系,就不可能学习和继续学习所需要的尽可能

多的东西,也不可能成为改革和社会进步的動力。

(三) 内心的和外在的学习相结合

富兰认为,教师的成长需要个人内心的学习和外在的学习相结合,一同进行。如果没有个人的力量,协作多半是形式而不是内容。如果没有集体的协作,个人内心的学习就会走向褊狭。个人内心的学习所掌握的内容与协作所掌握的内容在组织中互相促进,人们需要互相学习,共同完成任务。只有当个体和群体共同对付严峻的棘手的问题并解决它们以后才能成长。在此基础上,富兰得出了5点启示:第一,为避免成为变革力量的牺牲品,教师个人必须不断创新;第二,教师应该认识到“连接的力量”:“当个人、机构和社会通过持续地扩大和加强它们相互依存的关系来加深它们的相互关系时,成长、变革和最终的进化就发生了”,最重要的技能是能够“在一个多变的环境里建立甚至更多的联系”;第三,教师应该平衡工作与家庭或工作与非工作的关系,在和其他人共同工作时正确评价整体的人;第四,教师个人的内心的和外在的学习的结合是促使教育制度变革的最佳策略;第五,教师的学习能力应该是可迁移的。^{[1]165-167}总之,只要教师的思想开放,个人的力量与有效的协作相结合的力量将变得更为强大。

四、启示

当前,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中国的教师职业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如何面对复杂的教育变革并在变革中发展和成长,成为教育和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富兰看待教育变革中的教师发展的视角,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 关注教育变革中教师的力量

目前,我国的教育改革基本上都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技术性变革,通过出台政策、设定标准并监督实施来推动教育变革。在这种情况下,教师被要求与过去的经验决裂,在态度、知识、技能等方面跟上“改革的步伐”,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教师个人的愿景,教师对于自身作为教师的意义、价值和职业认同感和成就感都

是不被关心的。在变革中,教师只是“工具”,而不是“主人”。于是在改革中,教师只有“角色”而没有“身份”,“为促进课程改革,对教师专业角色的政策性规定往往因缺乏教师的认可,难以拓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改革陷入困境。诚如富兰所言“有成效的教育变革的核心并不是实施最新政策的能力,而是在教育发展过程中,当发生预期的或者非预期的千变万化的情况时,能够生存下去的能力”^{[1]11}。如果教育改革仅仅是从政策上要求教师转变相对过时的角色,将其作为实施变革的工具,而不注重教师个人的变革力量,不关注教师主体的个人愿景,那么变革就会因教师不愿或不想改变,而成为政策制定者的一厢情愿,最终难以持久推行下去。

(二) 教师教育立体化培养

长期以来,我国的教师教育形成了固定的发展模式。大专院校的师范教育过于注重专科知识的传授,忽视教育知识和教学技能的培养,更缺乏与教育改革相关内容的培训;新教师的入职教育被忽视,帮助新教师的入门课程很少,新教师在孤独、担心、害怕的负面情况下战战兢兢的经历了职业生涯的过渡时期;老教师被要求进行日常管理和承担学生绩效的责任,但几乎没有留出必要的时间给教师来做出计划,以进行建设性讨论以及反思教学行为,长期大量被动性的、重复性的工作和封闭单调的专业生活,摧毁了他们的改革热情。“为了实现大规模的改革,你不可能依赖人的能力在较短的时间内发动起实质性的变革,因此你就需要用高质量的教学材料和培训材料……来加速变革的过程……通过提供优质材料并建立压力和支持之间的高度相互作用的机制,你可以走得更远更深。”^{[2]82}如果我们想要尝试实质性的改革,就要建立立体化的教师教育培养体系,在整个系统内始终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的紧密结合,将教师的发展与制度的发展结合起来。在师范生教育阶段,改革传统的师范教育体系,增强师范教育与现实教育的联系,增加师范生教学和教育实践的机会;在

新教师入职教育培训阶段,加强对新教师的关注,通过老教师的“帮、扶、带”等方式帮助他们掌握教学技能,并通过培训使他们了解课程、教学和教育改革,帮助他们认识教师职业,促进他们的发展与成长;在老教师的培养方面,减轻教师的负担和压力,适时对其进行在职培训,从而促进其在专业道路上进一步成长。这样,通过建立一体化的、全面的入职前、入职和在职教师教育立体培训体系,才能更好地适应教育改革、更好地促进教师发展。

(三) 构建教师学习共同体

重要的教育变革,由信念、教学风格和教学材料的变革构成,所有这些变革只能通过个人在社会环境的变化中才能发生。在此环境中,教师作为一个群体和亚群体共同审视着学生表现得好坏,并将此与他们如何进行教学联系起来,然后做出改进。如何应对变革的不确定性,如何在变革中成长,不仅需要每一位教师自身的领悟,更需要教师的合作学习。因此,在教育变革中,“如何使得教师的知识和经验得到有机整合,教育观念和方式方法的融会贯通,并通过教师之间的共同分享和相互促进,达到教师教学效能的提升”^[4],这需要构建教师学习共同体,让不同学科、不同年级、不同背景的教师在一起协作和互动,发挥每一位教师的个人才智和学习共同体中的系统优势,让教师个人和教师群体在共同学习中互相促进,从而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

参考文献:

- [1] 迈克尔·富兰. 变革的力量——透视教育改革[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 [2] 迈克尔·富兰. 教育变革新意义[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5.
- [3] 何齐宗, 周益发. 教育变革的新探索——迈克尔·富兰的教育变革思想述评[J]. 教育研究, 2009, 356(9): 86-91.
- [4] 傅建明. 基于“教学合作”的教师专业成长[J]. 教育科学研究, 2009(3): 12-75.

(责任编辑 高燕平)